

本刊记者/李娜

蜱虫致病 元凶难定

9月8日,河南省卫生厅首次对外回应蜱虫叮咬致病事件称,自2007年5月报告首例蜱虫叮咬后出现疑似无形体病例以来,截至2010年9月8日,河南省共监测和报告病例557例,死亡18例。连日来,山东、湖北、安徽、甘肃、吉林、北京等地相继报告发现疑似病例。截至记者发稿时,蜱虫致命原因尚不明确。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据悉,由于被蜱虫叮咬后的症状类似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症状,该病是由蜱虫叮咬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但目前我国研究人员仍没能从患者血清和蜱虫身上分离出无形体病原体,因此,还不能将此病确诊为无形体病。只是参考国际研究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暂将其命名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据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5-8月,发病年龄以40~70岁居多。此病以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和多脏器功能损害为主要特点,潜伏期1~2周,大多急性起病,持续高热,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全身不适、乏力、头痛、肌肉酸痛以及恶心、呕吐、厌食、腹泻等。可伴有心肝肾等多脏器功能损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蜱虫叮咬可能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类疾病的一个主要途径。据悉,目前中国已知蜱虫可携带83种病毒、14种细菌、17种回归热螺旋体、32种原虫,在所有能够传染疾病的媒介生物中,蜱虫排第二位,仅次于蚊子。

布尼亚还是无形体?

各路专家对于蜱虫叮咬致病的元凶各执己见,众说纷纭。

因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症状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疑似,因此人粒细胞无形体最先被怀疑。

据悉,无形体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立克次体,立克次体最早于1909

年被发现。立克次体在自然界中寄生于蜱和蜱所寄居的动物体内。蜱以吸血为生,人受硬蜱叮咬感染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概率非常高。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多个国家,如斯洛文尼亚、荷兰、瑞士、挪威、英国及法国等开始出现人粒细胞无形体病流行。该病由嗜吞噬细胞无形体侵染人末梢血中性粒细胞引起,以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和多脏器功能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病毒致病。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许汴利9月9日对媒体表示,从患者体内分离出了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这种病毒可以引起临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的症状。另据媒体报道,卫生部也正在组织专家制订“人感染新型布尼亚病毒诊疗方案”,从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上,对发现的感染病例,进行有效的界定和治疗。因此,多家媒体陆续报道,“新型布尼亚病毒”极有可能是致病元凶。

布尼亚病毒科(Family:Bunyaviridae)是一个大类,布尼亚病毒科病毒自然感染见于许多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蚊、蜱、白蛉等),对人可引起类似流感或登革热、出血热及脑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国支持病毒论。他对媒体表示,传染病所参与了从蜱虫和病人样本中分离病原的工作,在他们的检测中,没有发现感染无形体的病人,“肯定是病毒,不会是无形体了。”

但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该说法并未在业内获得一致认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教授揭盛华就坚持认为此次蜱虫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无形体”。他所在的医院收治过60多名此类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表示并不相信新型布尼亚病毒的说法。他还提出两条证据支持无形体致病的观点:一是病人的白细胞降得很低,这与布尼亚病毒感染的症状相反;二是四环素和强力霉素对病人有效,也证明病原是无形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所长李德新则认为,可能是无形体病和“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并存。但哪一种类型的病例比较多还没有确定。《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指出,有收治患者经历的专家提醒,权威部门下结论要慎重,不要犯“SARS衣原体论”的错误。截止本刊发稿(9月19日)时,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尚未就致病元凶出具正式结论。

凸显基础研究薄弱环节

此次暴发的蜱虫叮咬事件,暴露了我国相关领域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

蜱类研究专家、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刘敬泽前不久刚从新疆参加防控非洲猪瘟的相关会议回来,“猪瘟也可以经由蜱来传播,不能掉以轻心。”刘敬泽教授告诉《科技导报》记者:蜱很早就有,也不是外来物种。他和同事2010年刚刚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蜱的研究论文,论文对蜱的种类等基本情况做了总体梳理。梳理结果显示,目前国内已经发现蜱类117种,世界上已经确定的蜱有895种。

“像河南省是地处交界地带,理应生物多样性比较高。但是目前河南省发现并确定的蜱只有4种,多的省份有发现30多种的,可见研究还非常不够。就蜱类整体而言,它们的种类、分布、习性、病原特征等等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很大的欠缺。就这次发生的疫情来说,目前对叮咬致病的蜱的种类和病原体都还没有确定,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基础有多么薄弱。”刘敬泽认为应该重视该领域的研究,配备相应研究队伍,并根据国情做好研究规划,才能解决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昆虫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勇平对媒体谈到病毒领域的研究时所说的话恰好呼应了刘敬泽的观点:“我国在病毒领域的研究虽然进步很快,但是,完整的、有序列的基础性研究依然相当不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责任编辑 王玉平)